

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之十一

族群、历史与文化： 跨域研究东南亚 和东亚

(上册)

庆祝王赓武教授八秩晋一华诞专集

黄贤强主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八方文化
Global Publishing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创作室

联合出版

族群、历史与文化

黄贤强主编

跨域研究东南亚和东亚（上册）

庆祝王赓武教授八秩晋一华诞专集

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联合出版
八方文化创作室

族群、历史与文化：
跨域研究东南亚
和东亚 (上册)

庆祝王赓武教授八秩晋一华诞专集



- | | |
|------|---|
| 主 编 | 黄贤强 |
| 编辑顾问 | 王赓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
李欧梵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所教授)
滨下武志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
| 丛书总编 | 黄贤强 |
| 编辑委员 | 容世诚 李志贤 李子玲 许齐雄 傅朗
黄贤强 |
| 企划编辑 | 潘国驹 |
| 责任编辑 | 何华 |
| 封面设计 | 何秀云 |
| 排 版 | 李丽芳 |
| 出 版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Level 3, Shaw Foundation Building
5 Arts Link, Singapore 117520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 发 行 |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
| 联 络 | 65-6466 5775 支线 424
chpub@wspc.com |
| 印 刷 |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
| 初 版 | 2011年6月 |
| 国际书号 | 978-981-4343-20-6 (上册)
978-981-4365-75-8 (下册)
978-981-4365-76-5 (上下册) |
| 定 价 | S\$21 (上册) / S\$23 (下册)
S\$38 (上下册) |
| 版权所有 | ©2011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三届族群、历史与文化亚洲联合论坛
——华人族群关系与区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9年11月13-15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



**ETHNICITY, HISTORY AND CULTURE:
TRANS-REGIONAL AND CROSS-DISCIPLINARY STUDIES
ON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

Volume I

In Honor of Wang Gungwu on His 81st Birthday

Editor

WONG Sin Kiong

Jointly published by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Global Publishing Ltd**

2011

献给

尊敬的王賡武教授

并庆祝王教授八秩晋一华诞

前言

■ 黄贤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

本书（上、下两册）收录了三十八篇论文，编入五个子题内，分别为：跨族群与跨域研究、族群聚落与社会互动、族群记忆与认同、跨域文化与历史、跨域文学语言与族群关系。显然地，本论集的论文主要涉及与族群相关的历史、文化以及族群间的关系。

本论集的重要关键词，第一个无疑是“族群”。学术界对族群的研究向来重视，有关学术论著也相当丰富。可惜有关华人族群的研究，多集中于个别族群的研究，如对客家、闽南、潮州、广府、或海南族群的专门研究。本论集收录了多篇跨越族群的研究，有者为两个或多个华人族群的比较研究，有者则为华人族群与非华人族群关系的探讨。经由族群比较和族群关系的研究，拓宽了学术的界域，也避免了个别族群研究时常常不自觉地陷入“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毛病。同时透过比较研究法或族群关系的讨论，更能发现各族群的共同点和突现其差异性。

“跨域研究”是本书的第二个关键词。跨域研究不只是重视学术界长期以来推动的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研究，也同时要顾及跨地域的研究，尤其是涉及流动的移民族群的讨论。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族群的生活具有流动性，族群在中国大陆境内移民或海外移民更不曾中断过。对于这些族群的研究，兼顾移出地和移入区的生态环境、人口情境、文化意境、以及社会和政经处境，乃是完成学术拼图和诠释不可或缺部分和不二法门。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上，有些论文以史学为主导、也有些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方言学、民俗学、族群经济学、民族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切入。但大部分文章都不只是局限于某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而是以一个主要的学科为主体，再跨越至其他辅助的学术领域，采阴补阳，吸取它们的研究方法或理论，达致相辅相成之效果。

第三个关键词是“东南亚和东亚”。东南亚和东亚（尤其是华南地区及港台地区）在过去数百年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今的东南亚地区曾被泛称为“南洋”，早期的南洋华人——如当地习惯称呼的福建人、广东人、潮州人、客家人、海南人等，多源自中国的华南地区。今天台湾的两大族群——闽南和客家，也多是自十七世纪以来陆续地从华南地区迁台。当我们深入研究东南亚和台湾华人族群的历

史和文化时，无法不溯本追源，了解原乡社会和文化的内涵，以及在移入地如何在地化，形成富有当地特色的“新族群”。当然，华人族群与当地原住民及其他移民族群的互动和磨合，也影响华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换言之，作为政治地理名词，东南亚和东亚是明显区隔的两大板块，但作为族群历史和文化研究，东南亚、东亚的华南和台湾地区又是难以切割的人文地域。

本书的三十八篇文章，虽然不是每一篇论文都直接涉及跨族群、跨地域和跨领域的研究，但当我们把所有的论文当作一个整体来检验时，我们就可以发现跨域研究族群的色彩鲜明，可以当作进一步推动跨族群和跨域研究的试金石。

这些论文大部分是发表于2009年11月13-15日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之“第三届族群、历史与文化亚洲联合论坛——华人族群关系与区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会荣幸地邀请到东亚和东南亚史的学术泰斗王赓武教授致开幕词。我们除了将他的开幕词讲稿当作本书的序文外，也将本书当作庆贺王赓武教授八秩晋一大寿的纪念专书，以表达我们对这位学术前辈的敬意。

2011年元旦

代序*

■ 王康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

我非常高兴来参加“第三届族群、历史与文化亚洲联合论坛——华人族群关系与区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你们几个机构¹合作办这么大型的研讨会，这是很难得的；而且我看到你们的论文题目，非常有意思，很想全程出席。可惜这个会议日期我正好另有活动，使我没办法全程参加，只可以来听第一场。此外，我出席开幕式，正可以来拿你们的论文回去看。没想到，黄主任安排我来讲话。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好谈，因为你们所谈的题目已经非常地广泛。我仅想借这个机会讲一些事情，是有关我自己为什么对族群的这些题目感兴趣。

基本理由很简单：我从小学时代起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我是一个“少数者”。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分布在每个国家或地区，可能大部分都是“少数者”。“多数者”则每个地方都不同，泰国的“多数者”和越南的、新马的多数者都不同。

我是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怡保长大的。怡保城市里头华人还不算少数，可能还是多数。但我小的时候听他们讲话，我都听不懂。我家里讲的是国语（华语），现在叫作普通话。父母亲来自江苏，是苏北人，家里讲的话是“南方官话”。我母亲其实是镇江人，也算是江南人，讲镇江话。那个时候我觉得父母亲讲的话和外面他们所讲的话不同。虽然都是华侨，但讲话不同，于是很早就有了这种“少数者”的感觉，甚至是“少数者”之间更少的“少数者”。

其实不管是哪个族群，在任何地方都有“多数者”跟“少数者”之分。但是怡保城里头到底谁是少数者就很难说了。因为客家人、广府人、福建人、潮汕人都有。可能城市里头广府人多一点，在郊外就是客家人多一点。这只是我的印象，并没有实际的数据。但是我总觉得，至少我绝对是少数——江苏人太少了。

* 本序文为王康武教授在“第三届族群、历史与文化亚洲联合论坛——华人族群关系与区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新加坡国立大学，2009年11月13-15日）开幕大会上的致词，从录音稿整理而成，并经王教授本人校阅。

¹ 主办单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协办单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校友会、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

而且后来我又发现，每个族群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福建会馆非常之大，客家有嘉应会馆，我还在嘉应会馆的明德小学念过书，所以还学了一点客家话，至少对客家话还有点印象。但当时我们就没有一个江苏会馆，只能加入三江会馆。这个三江会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广东、福建、广西三省以外的人都可以参加三江会馆。凡是没有资格参加那三个省的会馆的人都能参加三江会馆。所以三江会馆是一个非常杂的会馆，什么人都有。

另外，我想起，一般的广东、广西和福建人都把我们称作上海人；就是除了他们以外的，都是上海人。我们就成了上海人。但是我父亲带我到三江会馆去，跟大家谈话的时候，那些真的上海人讲的话，我又听不懂。更妙的是，三江会馆里头每个人讲的话都不相同。说是讲国语——现在叫普通话——但其实没有一个共同语言，各种口音很不容易懂。因为里面的人来自中国各省：江苏、江西、浙江、山东、湖南、湖北、河北等都有。我还记得有个东北人，祖籍好像还是满族人。我后来慢慢听懂了一点，上海话也学了几句，但学得很糟。所以我觉得从小我的一个观点、出发点和视角，就是成为一个“少数者”之间的“少数者”的想法。

因为对族群不大了解，兴趣也就相当的浓厚。后来念书的时候，发现更妙的一件事情。我父亲教过我一点中国古代史，看那些古书里的故事，就对到底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当时已是民国二十多年，中华民国的版图我们大家都认得，但是看古代史，中国好像只在中华民国版图的一角。于是便产生了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可能中国人还是“少数者”，好像地方很小，到处被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外国人”包围着，可能人也不太多。我真的感到很难了解：中国怎么会这样的呢？对中国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我觉得实在很难理解。所以我到外国念书的时候，有人问我什么是Chinese，什么是中国人，我实在是越想越难解答。当然我们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民国（及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内的各种族群建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其实族群问题太复杂了。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对族群问题不够了解。所以我很高兴有机会看到你们的研究。

我后来另外一个研究题目是华侨文化。华侨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所有在海外的华人都是华侨，因此应该是一样的，都是爱国的，都叫爱国华侨。但谈起历史，谈起族群之间的关系，就发现并非全然如此。像十九世纪广府人与客家人之间的械斗得那个程度，就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情况台湾也有。在台湾连福建人之间也有械斗，换句话就是闽南人之间也有不同的想法。可见“族群”以及“中国人”的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复杂了。

后来我又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父亲常常跟我讲，我的祖父虽成长于江苏，但是我们祖籍却不在江苏。我的曾祖父是从河北真定搬到江苏去的。河北真定府，就是现在的石家庄，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区，从前是一个很大的府。后来我去看

了一些材料，就发现北方虽然每个省在语言等方面各有不同——我听说山东人讲的话，山西人不一定听得懂；山西有些地方讲的话，河北人也听不懂。这是听人家讲的，我是完全没办法辨别出来的。但是，虽然如此，好像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族群的概念，好像整个北方基本上就是中国人。所以可以说中国的发源地在北方，中国是在北方。

其实古代史里头已经说明，中国是在北方的。其他地方，是后来随着移民的向南迁徙而逐渐添上去的。所以北方，像河南、山东、河北，连山西、陕西这些地方，虽大概有点区别，不过基本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族群观念，都算是中原人吧，省别只是一种政治管理方面的区别而已。由此可见南方跟北方，实在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这种分别在史料里头也有记载。譬如史料里称北方人为汉人，南方人叫唐人。在元朝，北方人则被称为北人，南方人为南人；好像南北之分老早就存在。后来我看南方的地图，发现南方从浙江、福建、广东到江西南部、湖南，山地很多，并且每个山地都不同，隔一个山，语言就不一定能听得懂，因此各有各的不同想法，也不需要有什么来往。所以族群的差别，大家就很清楚了。

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想到整个的中国移民史。中国本来在北方，很小，到了秦汉以后，就伸延到南方去。移民到南方的人越来越多。我碰到一些福建人、广东人，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河南来的。这是很奇怪的：河南那么多人都跑到南方去了，但它还有那么多人。现在河南是全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超过一亿人。所以中国移民史是很重要的。因为身在外国，我从小对华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很感兴趣。后来我才觉得中国内部的移民史，跟向外的移民史是密不可分的，有相同的地方，很值得比较。

中国内部的移民史，及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跟中国的扩张有直接的关系。移民之后，居留下去，那么这个地方就成为中国的地方，就变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当地有土著的话，也被同化了，或者经由跟移民通婚，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此，移民跟中国扩展的关系如此紧密，直接影响到其他人对中国的了解。我后来看外国人讲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就谈到中国的移民史。他们很关心，因为中国移民跟中国的扩张好像有点关系，最少在中国原来的历史中有点关系。所以为什么外国人有时候谈起中国移民，就有点紧张。因为中国历史里头这部分是值得注意的：凡是大量中国人去的地方，过一段时期就可能变成中华民族、中国的一部分了。

这一点是否如此，我们也值得考虑，可能并不完全如此。像我碰到一些东南亚北部的人，他们的情况就很特殊，尤其是越南。在越南建国、越南人和越南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虽然可能从中国中原移去的人也不少，但没有把越南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反而是部分中国移民被同化到越南民族的部分。由此可见移民不一定是把人家同化成为中华民族，也可以被别人同化成为别的民族。两方面都可

能。其实不仅南方如此，北方也如此。北方有许多原来是中原人，逃到西北蒙古等地方，跟当地人通婚成为蒙古人。不过这是少数，但总是有。在南方来讲呢，至少在越南，原来由中原到那边去的，也被同化成为越南人。那么越南本来属于什么民族？如果是属于百越的话，百越里头也有一些人的祖先成为广西人、广东人、福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这里头又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

再谈下去，移民跟我们现在谈的海外华人，又有很多实在很有意思的故事。我就提出一个例子。当时我们中华民族至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纯粹的国家观念。“民族国家”这个新名词是从西方过来的。西方的民族国家是以族群来划分的，基本上每个族群都成为一个国家，尤其是西欧这两三百年，每个族群语言有点不同，它就分成另外的一个国家。最近的最显明的例子就是捷克斯拉夫。我记得当时很惊奇。因为捷克文和斯洛伐克文有点不同，于是一个国家捷克斯拉夫便变成两个国家。像斯拉夫的这些民族，波兰也好，斯洛伐克、捷克也好，一直到南部的南斯拉夫，也是每个族群有点不同就成为另外一个国家。原来的南斯拉夫现在已经分裂成七个国家了。

我们如果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来看，这个就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并没有这个传统。正相反，我们是多元民族形成一个中华民族。我们现在受到西方的影响，整天讲 nation state，讲民族国家。但是中华民族的这个“民族国家”在定义里头应该怎样谈呢？这和西方的“民族国家”好像有些不同的地方。如果接受西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的话，中国有那么多少数民族，那每个民族都可以有权力要求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吗？所以如果中国、中国人接受西方这种狭隘的“民族国家”定义的话，就会有影响了。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讲，这个“民族国家”的定义是有助于中国的统一还是有害于中国的统一，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考虑的；特别是最近几年好像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其实，每个“民族”的形成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

不说别的，我就觉得客家人这个族群的形成特别有意思。在早期的历史里，我们至少就看到在珠江三角洲早就存在很大的客家族群。福建的福州、彰泉区域也都有。客家人其实是后来才从北方来的。虽然早期客家人如何形成，还不太清楚，但最少这几百年来客家社会的发展还是可以理解的。客家人也是中国移民史上最成功的、最有表现的族群。虽然现在我们认为客家人的基地，即福建、江西、广东三省边界一带，在明清时代就已成型，但是这族群的范围到底在哪里还不清楚。因为客家人不停地在移民，到处都有客家人。

我以前以为去怡保嘉应会馆遇到的肯定是客家人，后来在吉隆坡碰到惠州的客家人；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尼也有各种不同来源的客家人。客家人不仅移民到海外，在中国也是不停地移民。广西、四川、江西、湖南也有客家人；洪秀全、

朱德、韩素音、邓小平等都是客家籍的。所以客家人这个族群是怎么形成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像我们现在在海外的华人，到底有没有形成一个族群、一个民族的可能和机会呢？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遇到许多困难，不那么简单。因为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现在也讲民族国家，而他们的定义也是非常狭隘的。在他们那种定义之下，反而很难被他们接受成为他们的国民。不过，在这种环境下，有没有可能整个海外华人也形成一种新的族群？不谈来自什么地方，只要在海外居住，或是在海外出生。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不知道。但还是值得考虑。我觉得至少在新、马、印尼这三个地方，在这两三百年来，当地的土生华人（Peranakan）至少给了我们一点指示。

在荷属、英属的这些地方，当地的一些土生华人，即跟当地土人通婚过的华人，渐渐地开始产生一种“原始民族”的感受。因为英国或荷兰作为当权者，在管治上将这些土生华人与当地土著严格地分开，单独当成一个民族。虽然各个族群本身有不同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些土生的 Peranakan，不管你祖先是福建人或是广东人，还是土生的，大家讲马来话，也常有来往，又有相同的风俗习惯，就可以成为一个族群。这又可能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原始民族”。当然在它未形成之前以及开始形成之后，还来了许许多多的新客。土生和新客之间的对立就成为一个相当困难且特殊的环境。

那么为什么在这两百年的时期，有原始民族性的这种土生的 Peranakan，他们会自称为中国人 Chinese，但实际上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中国话也不懂，中国字也不会看？不仅他们自己认为是中国人，大家也都认为他们是中国人。英国人的政府也好，荷兰人的也好，都认定他们是中国人，不让他们自由活动。土著也把它们当作 Chinese。也就是说，早在中国还没有谈到 Chinese 这个外国名称的时候，在海外，东南亚、马来群岛这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了 Chinese 的身份认定。

我提出这样的—个想法和概念，是说你们在谈论这些族群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族群形成一个民族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前是怎么回事，最近是怎么回事，将来会怎么回事。

这些话都是随便讲讲我心里想的。谢谢！

目录

前言 ■ 黄贤强

v

代序 ■ 王康武

vii

【上册】

一 跨族群与跨域研究

移民、族群与认同

东南亚华人方言群的历史特征与发展动力

3

■ 吴小安

新加坡早期的潮州人与福建人

海外华人社会的传统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比较研究

23

■ 颜清煌

族群、历史、田野：一个客家集团的跨域研究

55

■ 黄贤强

马来西亚新山潮人、客家人与海南社群移殖的比较研究

71

■ 安焕然

近代南洋大埔人与原乡互动关系研究

以大埔县百侯村为中心

97

■ 肖文评

家国春秋两地书：从槟榔屿到梅县松口

以梅县松口“荔香园”的一组批信为中心

123

■ 夏远鸣

近三十年来东南亚华族与当地族群关系

一种民族政治学的分析

139

■ 李其荣

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以台湾的族群平等法制化为例

157

■ 刘阿荣

二 族群聚落与社会互动

- 日常生活中的客家意识：以沙巴丹南客家聚落为例 173
■ 林升忠
- 马来西亚浮罗山背的客家族群分析 195
■ 张翰璧、张维安
- 族群的接触与互动：以新加坡德光岛客、潮、巫三个族群为例 217
■ 利亮时
- 畚瑶、山贼、倭乱与粮户归宗 229
明清之际韩江流域的聚落形态与乡村社会变迁
■ 陈春声、肖文评
- 客家向闽南的推移及其与福佬民系的接触 259
附论土楼的起源与演变
■ 谢重光
- 从福建仕渡村的村落布局看闽赣文化的相互交流 271
■ 刘劲峰、杨奕
- 一个台湾客家地区的形成：日治以前中港流域的族群与经济 285
■ 潘美玲
- 试论台湾南部烟叶王国形成之“客家性”：一个区域比较观点 309
■ 洪馨兰

【下册】

三 族群记忆与认同

- 兰芳共和国的创建与经营：华人乌托邦的想象 323
■ 张维安、张容嘉
- 沙巴的华人——卡达山（华卡）混血 347
东马混血社群的华人性研究
■ 黄子坚
- “客家摇篮”的“他者” 363
赣州闽南人的由来和分布之调查分析
■ 周建新

畚客族群关系的历史记忆 以闽西客家地区的神犬崇拜为重点 ■ 钟晋兰	379
从宗祠看广西客家的跨族群认同 ■ 王禄平、刘道超	393
族谱、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 以广西陆川县客家人为例 ■ 黄震	407
社神崇拜中蕴含的民族交往与融合之规律探析 以广西客家社神崇拜为例 ■ 刘道超	419

四 跨域文化与历史

客风南被与南洋儒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客家诗人对星马华人社会的冲击 ■ 梁元生	435
粤剧网络——文化走廊 以二十世纪初东南亚地区广府社群为例 ■ 伍荣仲	445
香港客家社团之研究 以香港崇正总会社会网络之析探 ■ 陈定铭、刘建宏	461
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客家社群的文化活动 以《客总会讯》为考察中心 ■ 王力坚	483
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华社与故乡及世界的联系 以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为例 ■ 蔡志祥	503
论马来西亚和香港学校教学语言政策 兼述两地客家人的华文教育事业 ■ 刘义章	519
新加坡文化政策里的全球性与在地性 ■ 张碧君	535